

秀艺术创作手法兼收并蓄，才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

## “两条腿走路”才走得更远

1981年,从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张大龙开始在母校任教。繁重的教学压力让张大龙在创作中难有集中的整块时间,但他却甘之如飴。张大龙觉得学生就像一面镜子,他能从学生的习作和成长中得到许多有益启示。比如,有些学生盲目追求现代音乐中的无调性风格,在还未真正了解这类技法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表现的适应性之时便追随仿造,生硬地排列堆砌出一些毫无生命的音符。这种缺乏根底的“求新”,只会陷入误区。因此在教学中,张大龙又强调学生在打好传统写作技法的基础上开阔视野,广泛地从古人、今人和民间艺术中吸取养分,充实自己。

1988年,他取材于白居易的《长恨歌》创作了一部九重奏与四重唱《渔阳鼙鼓动地来》,被国际作曲家联合会选中,受邀参加当年在香港举行的SICM国际音乐节。通过这个窗口张大龙集中欣赏了世界各地的现代音乐新作。1997年,他应邀赴瑞士、法国和比利时举行个人作品演出及访问,还接受瑞士钢琴家英格丽德·卡伦的委托,为她创作了钢琴独奏曲《雪》。1995年及1998年,他应邀赴马来西亚艺术学院讲学和赴台湾地区参加华裔青年作曲家研讨会,又使他对外华人的音乐创作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几十年来,几乎每年张大龙都会与他国音乐家切磋互鉴。这些交流活动也让他有机会将自己的创作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进行检验、审视和调整,通过比较,使他进一步树立了扎根传统的信心,以及在创作理念上的自觉意识。2003年,随着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筹建,张大龙离开了生活、工作了51年的古都西安,举家搬往京城。此后,背井离乡的生存体验与对离去亲人的思念,让张大龙陷入了无尽的惆怅,也引燃了创作激情的熊熊之火。他将自己的感受化为音符挥洒在乐谱的字里行间,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首支竹笛协奏曲,张大龙将之命名为《飘》。该作品作为澳门中乐团国庆60周年赴京献礼演出的曲目广受好评,并荣获“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文艺作品征集评奖·佳作奖”。

在古典音乐领域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张大龙还认为作曲家不应将自己锁闭在象牙塔里,而应关注传播媒体对大众音乐生活的影响,他称之为“两条腿走路”。目前,他已为百余部影视作品谱曲,其中有许多作品如:《背靠背,脸对脸》《秦川牛》《黄河人》《牛玉琴的树》等等,屡屡在国际、国内获奖。去年应邀为中央歌剧院创作歌剧《北川兰辉》,获得广泛好评;另外,还为香港中乐团创作室内乐《黄河边的故事》。今年,受中国歌剧舞剧院邀约创作二胡协奏曲《陕北记忆》等。

张大龙认为,影视音乐一般都是为规定情景写作的,音乐表现有很强的针对性;音乐与人物、情节、场景可有各种不同的结合关系,通过综合的艺术手段,观众能直接地领悟音乐的表现作用。因此,影视是让音乐更好地贴近大众的艺术形式之一。同时,一部影视音乐通常是由若干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段落组成的,这些短小精练的段落凝聚了作曲家霎时间的创作灵感,是一些可以用来“再生创造”的宝贵创作资源,从而奠定了艺术上再创造的基础。可见,“两条腿走路”可以让音乐家的创作与现实生活相得益彰。

“吹唢呐是个匠活儿”“唢呐是吹给自己听的”……《百鸟朝凤》中焦三爷感人至深的话语,既是对徒弟的叮嘱,更是对自己执着一生的告慰。吴天明导演在自传中曾说,“命里注定,我一生都在寻求梦想。”对于从黄土地走出来的音乐家张大龙来说,以《百鸟朝凤》为新的起点“寻求音乐艺术的梦想”,无疑是他融进血液的不变的使命。

## 来自黄土地的音乐人

三秦大地,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在这里,人们的喜、怒、哀、乐,都可以用歌声来表达。无论是站在重山峻岭之巅,还是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道里,或者行进在一马平川的大路上,到处都可以听到顺风飘来的悠扬歌声。从关中的秦腔、眉户戏、碗碗腔,到陕北的信天游、秧歌、腰鼓、榆林小曲、脚夫调、四季歌、五更调、搅工调、酒歌、秧歌、劳动号子、歌舞曲、陕北套曲、二人台、风俗歌和探家调等,无不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摄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张大龙,就是成长于这块既富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具有创新精神的土地。1952年,张大龙生于西安,父亲张锡瑞祖籍河北安平,是陕西省音协创始人之一、歌曲《毛主席的恩情比海深》的词作者之一。母亲是山东德州人。自幼,父母口中时时哼唱的家乡地方小戏和河北梆子,街市上的秧歌和杂耍,以及在那火红的年代里接触到的大量革命群众歌曲和前苏联民歌,培养了他对音乐的兴趣。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了,作为一个敏于接受新事物又极富乐感的少年,他全身心地投入“文革”宣传队和轰轰烈烈的学生大串联的洪流中,去了北京、韶山、杭州、上海、延安,踏遍祖国青山绿水……

1968年,初中刚毕业的张大龙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时代召唤”,毅然决然奔赴陕北农村的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听信天游和民间小曲,看龙灯社火和秦腔、晋剧,参与各类民俗活动,黄土地上的淳厚民风 and 悠远传统成为他零距离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宽广课堂,那涌动着旺盛活力的民间音乐也许是感性的、零碎的、粗犷的,但却是鲜活的、震撼人心的,令身在其中的感受者终生难忘。两年后,他返城到陕西省民间艺术剧院任乐队演奏员,兼搞创作,业余时间自修和声、配器等作曲技法。

1977年,25岁的张大龙像所有“七七级”幸运儿一样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招生,由于乐感良好、才华不凡,他一考即中。告别了那段“蹉跎岁月”,踏入了音乐的殿堂,成为陕西省五七艺术大学(半年后,校名重新恢复为西安音乐学院)的一名作曲专业学生。

当时音乐学院的本科新生和音乐学院附中的孩子都在一个大院里学习,一共200多名学生,全校专业授课老师竟有400多名,作曲系是30多名老师培养7名本科生。张大龙感到,授业老师们比学生更想把那段“蹉跎岁月”浪费的时间找回来,授课极为认真。尤其是有幸跟随曾创作《我的祖国》《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作曲家刘炽学习,更让张大龙对电影音乐充满了向往。

从考入西安音乐学院作曲专业到被选派前往上海进修,师从饶余燕、屠治九、石夫、蒋祖馨以及陈刚、杨立青等著名音乐家学习,让张大龙形成了典型的“学院派”创作习惯。尤其是创作歌曲,他习惯用管弦乐及室内乐的创作方法来构思,和声与旋律同时进行。他认为,写歌不能只看旋律,它应该是多声部中的组成部分,写声部时,作曲家需要掌握好歌手嗓音的类型、特色及音域,量身定做做出不同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和先写旋律再配和声的歌曲,完全没有可比性。

在校期间,张大龙虽然学习的是“严肃音乐”,但他对当时的流行音乐也很有兴趣,邓丽君、李谷一的转录磁带也没少听。“李谷一的成功得益于融会贯通了多种演唱形式后,不断表达个性和特色,最终唱出自我。”张大龙表示。显然,作曲与唱歌的规律是共通的。张大龙正是在不断对源自民族的、西方的优



百鸟声中凤凰音,千年秦川满情怀。

近日,一代“电影教父”吴天明先生匠心独具的遗作《百鸟朝凤》,以电影的形式把唢呐这门久违的民间艺术以及引人思索的“匠人精神”推到了公众面前。在这部以陕西音乐为主题的电影中,新老两代“唢呐匠”在现实冲突中挣扎、无奈、坚守的匠人精神,令人动容。作曲家张大龙先生为这部电影创作的音乐获得了第十五届华表奖的优秀电影音乐奖。

张大龙,现任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音乐学院理论作曲指挥系博士生导师、北京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音乐学会常务理事。《兰花花传奇》《雪》《渔阳鼙鼓动地来》《堡子梦》《白鹿原》(舞剧)等作品在中国内地、台湾、香港,以及法国、英国、瑞士、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公演,屡屡获奖并广受好评。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为《寡妇人》《残酷的夏日》《五魁》《背靠背,脸对脸》《站直了,别趴下》《埋伏》《山顶上的钟声》《没事偷着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关中往事》《诺尔曼·白求恩》等百余部影视剧作品配乐,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 在黄土地上谱一曲百鸟朝凤

——访著名作曲家、首师大音乐学院教授张大龙

□本报记者 李睦/文 彭程/摄

戏曲。”2012年,接到任务,张大龙看完了剧本后被剧中人物的命运所深深吸引。沟通时,吴天明提出要写一个陕西音乐风格的《百鸟朝凤》,以秦腔、碗碗腔、老腔、迷糊、关中道情、陕南民歌等陕西音乐为基础,尤其是要有合阳的“线腔”,因为片子是在陕西合阳县拍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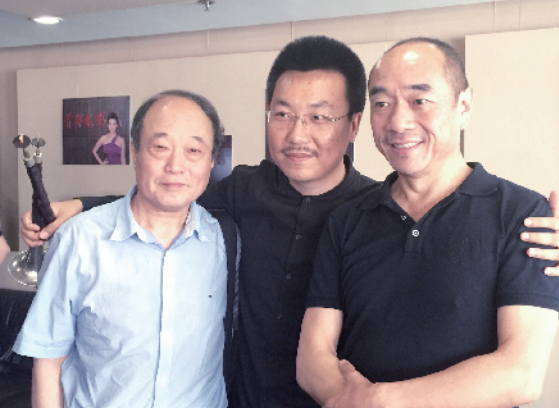
合阳是山陕交界的一个县,《白鹿原》《上门女婿》等很多关于陕西题材的电视剧都曾在那里拍摄。合阳线腔音乐风格很独特,唱腔在音乐间歇中进行,只以钹子打节奏,听起来悦耳动听。“吴导的意思是音乐一定要有当地风格,这样跟画面能贴得更紧一些。但也不要单纯的合阳音乐,要一听就是陕西的风格,又有合阳的素材。”张大龙说。

就这样,从2012年秋天开始,张大龙前后三次深入合阳当地,到合阳县剧团和民间演奏家们交流,听艺人们吹唢呐、拉板胡、唱线腔。据张大龙介绍,线腔跟秦腔不一样,乐队只在间奏或者前奏出现,演员一开始唱,乐队就停止演奏。他认为这可能是受到山西戏曲音乐的影响,是晋陕两省文化交融的体现。

三次探访不仅让张大龙掌握了大量一手的线腔素材,更让他了解了当地民间演奏者们的现状。当地演出班社大多是属于半农半艺的演出团体。电影拍摄时,一些演员就来当地的唢呐班子。他们演奏的技术非常不错,最重要的是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文化的热爱,这种执着,让张大龙非常感动。

## 电影未公映音乐先拿奖

在电影《百鸟朝凤》之前,就有一首同名的唢呐



张大龙(左)和演员陶泽如(右)



张大龙(右)和制片人方励

## 三下合阳寻线腔

电影《百鸟朝凤》选定由张大龙创作贯穿全片的音乐故事线绝非偶然。早在1999年,导演吴天明掌镜北京电视台39集大型电视连续剧《黄河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50华诞庆典献礼剧目时,就委约尚在西安音乐学院任教的张大龙担当音乐创作。

吴天明曾说:“我的艺术生命已进入倒计时,我不敢怠慢自己的每一部作品,我将自己的整个身心都融入了这部《黄河人》中。”而那次合作非常愉快,吴天明导演非常喜欢剧中的音乐,以至于他此后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他车里放的一直是《黄河人》的CD。一次见面聊天时,吴天明告诉张大龙,已经和亲友说过了,等自己去世开追悼会的时候,不用哀乐,就用《黄河人》的音乐。

2014年3月4日,吴天明猝逝于工作室,办公桌上还摆着正在修改的电影剧本。张大龙在确认信息后仍久久不敢相信,他想起了那次谈话,便着手准备好友的追悼会音乐。很快,他就接到了导演黄建新、吴天明女儿吴妍妍的电话,希望他以《黄河人》为蓝本整理出可以持续播放两个小时的“哀乐”。那一夜,张大龙彻夜未眠,他找来助手,一起把《黄河人》的音乐拼贴起来,第二天就送到灵堂。而最终在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上,灵堂按照吴天明的遗愿,循环播放着《黄河人》的音乐。

谈起《百鸟朝凤》的音乐创作,张大龙表示离不开吴天明的要求和信任。“吴天明热爱音乐,尤其对陕西的音乐非常熟悉,他甚至能唱好多陕西的民歌和